



►《多啦A夢》
風靡三代人

如果只是票房論英雄，山崎貴應該是目前最成功的日本導演。單單是去年，他的《永遠的0》和《Stand by Me多啦A夢》已經包辦了日本電影票房的冠亞軍。其中《Stand by Me多啦A夢》在香港更是新年賀歲的票房冠軍，恐怕有機會問鼎動畫電影在香港的最高票房。

文：行光



▲多啦A夢最愛吃豆沙包



▲多啦A夢（左）與大雄「面世」已經四十多年



▲《Stand by Me多啦A夢》票房一枝獨秀



▲究竟靜宜情歸何處？



▼大雄（左）經常被技安欺負

跨越三代叮噹熱



▲前田敦子（左三）扮技安的妹妹，令人發噱

說起來，這部《Stand by Me多啦A夢》的目標觀眾是誰？本身是個有趣的問題。連載了四十多年的漫畫，以及幾十年的電視播放，風靡的讀者／觀眾跨越了三代人，當然是有眾多的潛在觀眾。只是，正因為是太多人看過「原著」，這部把一系列短篇串連起來的電影，所有的故事對「叮噹／多啦A夢」迷來說都是耳熟能詳。不論是高雄本來的新娘是技安的妹妹，還是他如何和靜宜走到一起，還有叮噹回到未來的疑似結局，其實都是多年連載之中的經典名篇，某程度上甚至是一種「常識」，所以豐田汽車的多啦A夢真人版廣告，找來前田敦子飾演技安的妹妹才有喜劇的效果，原來高雄從漫畫第一集開始就努力「拋棄」的肥妹，長大後比靜宜還要「省鏡」……

40年不斷 永劫回歸

身兼編劇的山崎貴，抽取的故事元素基本上就是大雄和靜宜的感情故事，到底高雄是如何得到靜宜的芳心。散落在四十幾篇短篇集之中，線索串連起來，讓這個過程頗有感動人的效果。而且就算自稱看叮噹長大的觀眾，其實也並不一定看過所有的故事，掛一漏萬不知道兩人婚戀史的細節，又或者是年代久遠，遺忘了的話，看起來或許還有某種新鮮感。至於那個讓很多人感動的叮噹回到未來的「結局」，其實早在四十多年前已經刊出，結果如何？就是四十年的不斷的永劫

回歸，大雄的問題和叮噹的法寶都層出不窮，永不完结的漫畫和永不長大的卡通人物，叮噹／多啦A夢是先行者。

四十年連續不斷的連載，其實衍生了有一個有趣的問題，叮噹和高雄常常時間旅行，既回到過去，也探訪未來。像上世紀七十年代刊出的《雪山羅曼史》一集，講高雄去到十四年後的山上救靜宜，結果靜宜答應了（未來的）高雄的求婚。算起來，時間上也就是一九九〇年之間，如今已成了過去。在《Stand by Me多啦A夢》這段時空的戲份特多，導演如何處理是令人好奇的。多少有點意外的是，導演把這段時間畫成一個超未來的城市，像荷里活片《未來報告》（The Minority Report）那種高空間發展的城市，連車都是飛的，其實更接近原著中叮噹出生的二十二世紀，而不是一個近未來的時空。這個處理，恐怕是除3D之外，要給觀眾更多感觀的刺激吧。

浪漫溫情 製造煽情

其實，在故事和人物處理上，編導是很因循於原著的。片中有場靜宜和父親在結婚前的對話，據說感動了不少人，有人讚曰頗有「小津（安二郎）風」，其實也是原封不動照搬假想讀者為小學六年生的原著漫畫。唯一的原創點子，只有叮噹被程式設定要在高雄得到幸福後要回到未來這一點上。山崎貴在這部電影中，一如他改編《三丁目之黃昏》那樣，把焦點放在浪漫溫情之上，以人與人的分離和結合製造煽情的效果。至於多啦A夢系列幾十年來成功的要素，幽默感、對未來的想像和好奇等，其實是完全放棄了。這點，有點像他改編《太空奇艦大和號》之時，把原著中類似人類，有社會組織的外星侵略者，改成為沒有個體意識的集群生物那樣，把原著最精華、吸引人的元素捨棄。

於是他拍的動漫改編作品，不論原著講的是太空戰爭，還是瘋狂的科幻幽默小品，都成為了平凡的煽情劇。但在原著漫畫的加持、童年「回憶」的發酵，加上林保全過身掀起的漣漪，這部《Stand by Me多啦A夢》在香港的票房創下紀錄應是指日可待。



▼《三丁目之黃昏》為山崎貴另一部改編作品

《Stand by Me多啦A夢》

圖靈《解碼》壓陣賀年第二檔

林錦波



首先向各位讀者拜年，祝新年龍馬精神，開開心心。
新春後第一個星期，基本上農曆新年檔的電影依然強勢上映，作為第二檔的新片只有兩部，一部是「奧斯卡片」《解碼遊戲》（The Imitation Game），剛舉行過的奧斯卡頒獎禮上，奪得最佳改編劇本小金人，雖然獲提名最佳男主角的班尼迪克特·康柏拜奇（Benedict Cumberbatch）賽前呼聲甚高，可是敵不過扮演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英國演員艾迪烈柏尼（Eddie Redmayne）。而班尼迪克特扮演的同樣是影響世界的科學家圖靈（Alan Turing），他提出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對電腦發展有舉足輕重的重大影響；此外，他的同性戀取向令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國，被控以「明顯的猥褻和性顛倒行為」，在坐監和接受雌激素注射療法之間，他選擇了後者，令他身心飽受折磨。一九五四年，他因食用浸過氰化物溶液的蘋果而死，判決他死於自殺，但其母爭辯他是死於意外。美國蘋果電腦的商標一直被誤認是圖靈咬過一口的蘋果，雖然蘋果電腦否認，可是已故的創辦人喬布斯（Steven Jobs）在一次電視訪問中，卻這樣說道：「這不是真的，但，上帝啊，我們希望它是真的。」可見圖靈在電腦學界和業界的地位，是一位殿堂級的偶像人物。

《解碼遊戲》的故事集中在二次大戰期間，圖靈為英軍破解納粹德國的情報系統ENIGMA密碼機，促成大戰快點結束。影片去年十一月在美國上映，收八千三百八十八萬美元，全球共收一億六千萬美元，作為人物傳奇片能有此成績，相當不俗。影片由挪威導演摩頓迪爾當（Morten Tyldum）執導，他拍於二〇一一年成名作《獵頭遊戲》（Headhunters）曾在港上映，收五十七萬

港元。此片是他首部大製作，無論選材和電影本身都一鳴驚人，獲七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電影和導演，且看能否獲香港觀眾受落。

《親愛的》延期本周上畫

此外，原本安排一月中上畫的《親愛的》，延後至本周上畫，陳可辛導演的賣座溫情片，黃渤、趙薇、郝蕾主演，以內地失蹤兒子事件為題，戲劇衝突、社會道德、親情血緣等元素，令影片在內地勁收近三億四千萬元人民幣，趙薇的演出更獲多方肯定，獲封影后。除了以上兩部正式上畫的電影外，優先場還有章史密夫主演老千動作片《千騙萬化》（Focus），由《滾滾了愛情》（Crazy, Stupid, Love）的堅費卡勒（Glenn Ficarra）和尊列格（John Requa）再度合導，瑪歌羅比（Margot Robbie）和洛治奧山圖路（Rodrigo Santoro）一起主演，影片於本周在美國上映，有章史密夫演老千的號召力，理應有一定吸引力。



父▲《解碼遊戲》講述「電腦之父」圖靈傳奇的一生

與電影系同學對談（二）

文：田力



半年首次跟讀者見面，祝大家新年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上次跟主修電影製片的同學對話談到香港電影在內地最有把握的是兩類型片種，一種是香港獨有的警匪片，其獨特性連荷里活都另眼相看。

《無間道》被翻拍是證明之一。另一種電影類型是所謂的「高概念」（High Concept）電影。這種電影沒有地域性，故事概念獨特，如能恰當地處理，可行銷全球。有同學問這種電影真的可以行銷外地嗎？答案很簡單，真的可以。但為何有一些類似「高概念」電影不可行銷外地，只在內地受歡迎？理由亦很簡單，其實這些電影並非「高概念」。「高概念」定義是故事可用一、兩句說話表達，而前人又未拍過的故事（原理）。有些賣座的電影其實不是「高概念」，因為已有人拍過，只是內地觀眾並不知情。年前就有一部非常「類似」某法國電影的「高概念」電影十分賣座，但故事甚至一些鏡頭跟法國電影很接近。這類電影嚴格來說不算「高概念」。接着的問題是誰可決定究竟內地觀眾知不知道那一個「戲橋」是否「高概念」？的確不知誰可肯定答這問題。但熟悉市場的人士如影評或戲院排片經理的經驗應較可信。

文學作品和流行小說改編的電影在內地很受歡迎，同學問如何挑選這些小說作品改編電影達至成為賣座電影。答案是這些作品是要普及的，如經典或受歡迎的流行小說。現時的情況是，受歡迎作家當導演都能成為賣座保證。

文學經典或流行小說都是觀眾對電影選擇時的一個參考。這參考價值很重要，如《大鬧天宮》（《西遊記》）和《小時代》就是最佳例子。有同學問，這些電影會不會都是懷舊沒有創新？這問題很好，的確有部分電影未能以原著為本創出新意，但最近卻有很成功的個案，就是徐克導演的《智取威虎山》。徐導演沒有改變原著精神，卻加入現代元素，把「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創作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致，堪稱一部「零負評」的電影，創作就是這樣，在一定的規範之下，不甘於因循、奇兵突出另闢天地。所以我忠告同學，要是想不到新的角度或手法，就不要重複前人的故事，這才是對原作者的一種尊敬。

（待續）